

万水归海

本报记者 沈轶伦

护城河：兴废与传承

春入江南，此刻在上海，桃李正争吐蕊。在寸土寸金的城市核心地段，高楼林立，一切都在按分钟计算效率，只有大自然依旧用它不紧不慢的语言宣告一种亘古不变的节律。

从去年岁末开始，位于上海豫园东北侧的古城公园拆除围栏并24小时全城开放。倘若一个明朝的上海人穿越到此地，会惊讶于抬头所见四周的一切都已巨变。但，还有一些不变——

今天的古城公园里，保留了一小段城墙和护城河。这就是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农历十月动工，十二月竣工，仅用三个月便完成的上海城墙和护城河的遗迹了。

这个春日，人们走出办公室和居所，到城墙遗址来休闲漫步、喝咖啡、拍照打卡、欣赏花朵倒影的时候，是否意识到，自己也走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脉络上。从兴到废，在倭乱中曾紧紧守护上海一方平安的城墙和护城河，早就在时光中化成了环绕老城厢区域的环形道路，承载着奔驰的车辆驶向未来。

它们的出现，见证了上海从江南小县到防御重镇的崛起。它们的消失，见证了传统水乡到近代都市的转型。如今，对城墙和护城河的保护和部分重建，又见证了上海在城市更新中对老路的珍视与传承。

1

上海本无城墙和护城河。

今上海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属吴越之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确立郡县制，上海地区出现县级行政建置。唐天宝十载(751年)，析嘉兴东境、海盐北境、昆山南境之地置华亭县。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县升为华亭府，翌年改为松江府。至清代，松江府辖有华亭、娄、上海、青浦、金山、奉贤、南汇等7县和川沙厅。吴淞江以北于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初九(1218年1月7日)设嘉定县，后又析出宝山县。长江口的沙洲于五代初(907年左右)置崇明镇，元至元十四年升为崇明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为崇明县。南宋景定末年至咸淳初建上海镇，镇因黄浦江西的上海浦得名。元至元二十八年，经元朝廷批准，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正式分设上海县，辖华亭县东北、黄浦江东西两岸的高昌、长人、北亭、海隅、新江等5乡，为松江府属县。

上海设县后，长达262年间未筑城墙。当时居民“以海为业，习于自由出入，耕织为主，素习武艺，且库藏空虚，暂无筑城需求”。但在明朝，倭患频繁，1553年倭寇竟连续五次焚掠上海，“杀歼兵民甚众，纵火焚庐舍及县署，邑里为墟”。

东南望族、老上海士绅顾从礼(以善书法被荐，授中书舍人，后官至太仆寺丞、光禄寺少卿，加四品服，以81岁高龄葬日晖港北大仓[今打浦桥地区])上奏朝廷：“今编户六百余里，殷实家多在市，钱粮四十万余……货物尤多，而县外不过一里即黄浦，潮势迅急，最难防御……盖贼自海入，乘潮劫掠，如取囊中，皆由无城之故”，要求朝廷“转念钱粮之难聚，百姓之哀苦”，迅速“开筑城垣，以为经久可守之计”。



环绕老城厢区域的护城河示意图 金涛 制图

松江知府方廉在奏议得允后，下令征集捐赋，勘定基址，趁倭寇暂退之际赶筑城墙。人们竞相资助，涌现了许多感人事迹：县学博士王相尧拆屋捐地，倾家财助役；贡生张津不仅散家资助役，还亲自参加筑城，“手口尽瘁，遂病不起”；民众则踊跃担土运石。顾从礼亲自捐粟4000石助筑小南门。这年农历十月动工，至十二月，一座城池便拔地而起了。筑城仅一月，倭寇又来犯，按察金事董邦政以微弱兵力摆城固守，县城得以保全。嘉靖三十五年，倭寇围城十七日，因有城垣之故，终未得逞，从此不敢再犯。《上海南市区志·老城厢城墙篇》



消失的城濠，早已融入上海的城市血脉，成为理解上海“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关键线索。

高楼环抱中，留着护城河和城墙遗址的古城公园 本报记者 海沙尔 摄

2

上海的第一座城墙系泥土版筑，城墙周长9里(约4.5公里)，高2.4丈(约7.5米)，为土筑版筑城墙，设六座主城门，另有三座水门贯通城内水系。同期开挖的护城河(城濠)环绕城墙一周，长1600余丈(约5.3公里)，宽6丈(约18.9米)，深1.7丈(约5.3米)，“外通潮汐，周围回濠”，形成“城一濠一水网”三位一体的防御体系。

护城河不仅仅用于防御，也保障城内水运与灌溉，与城内肇嘉浜、方浜等河道连通。资料显示，当时的护城河通过水门调控水流，可根据潮汐调节水位，战时可关闭水门形成“水障”，平时则为居民提供生活用水与消防水源，是名副其实的活水。后续在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上海官方又增小南门外引黄浦江水通肇嘉浜，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又多次疏浚护城河，加固堤岸，保障城内水系畅通，同时维护其防御功能。

这种“护城河+城墙”的设计，是江南水乡城市防御的典型范例，但时移世易，进入晚清，当见证西方船坚炮利对城墙的毁灭性摧毁后，这一传统防御能力便宣告失效。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生活方式、通商方式、出行方式的改变，老城墙和护城河曾经的“固若金汤”反而成为制约老城厢融入现代化发展的桎梏。“城内生活污水、垃圾排入河道，蚊虫滋生、传播疾病，加之肇嘉浜、方浜等支流淤塞，导致护城河水流不畅，通航能力下降；护城河上的吊桥与城门限制了城市交通，尤其与租界连通后，华界与租界间的交通拥堵状况愈发突出。”

3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李平书(1854—1927，高桥镇[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历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招商局及江苏铁路局董事、江南制造局提调、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师总董等)为首的上海地区的开明士绅，敏锐察觉到“租界日盛，南市日衰”背后

是“水乡舟行”到“马路车行”的城市发展“底层逻辑”已经发生变化。面对城北近代大都市雏形崛起带来的倒逼压力时，老城厢在应对时代挑战前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李平书于1905年上书，提出“拆城垣、填城濠、筑马路、形成环城圆路”的设想。县绅姚文楣等也以“拆去城垣，环筑马路”上书上海道台。

所有变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老城厢内的保守势力，通过组织“城垣保存会”，并以“古物不可动”“会遭灾”等理由抵触“拆城筑路”的计划。几经折中、反弹和拉扯后，事情终于在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等到了合适的时机。李平书在此期间召集南北市绅商代表一同商谈此事并再次呼吁“拆城筑路今日时机已至”，他们渴望推动上海从传统江南县城到近代国际都市的诉求时不我待，“欲拆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城之望矣”。

1912年7月31日，上海县城正式启动拆城填濠工程，由李平书主持，在大境圈设立“城壕事务所”，统筹拆城、填濠、筑路事宜。

城墙北半部于1913年6月拆除后被辟筑成民国路，即今人民路，城墙南半部于1914年底拆除后辟筑成中华路。拆下的城墙砖石直接填入护城河，护城河被填设为路，同时铺设地下阴沟(下水道)，完成排污纳管的现代化改造。老城厢的空间形态随之而变，传统的“河街共生”格局被“路街一体”取代。原护城河沿岸的民居、商铺被拆除，道路拓宽，新式建筑涌现。守护上海三百

余年的城墙和护城河隐入现代化道路，从防御体系到环形城市交通骨架，用另一种方式参与上海的发展。

4

护城河填没后的90年时光里，老城厢内传统的河滨邻里格局被打破、传统江南宗族聚集形态也被重新划分，新式商铺、同乡会、商业会所的涌入，让不同阶层、群体的居住与交往成为可能。

如今保存在古城公园里的“72家房客灶间”，不仅展示了过去老城厢居民的生活空间，也展示了五湖四海的人们是如何走出乡土，在上海交融、合作、共享，并一起推动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转型的。

2002年，在动员了老城厢内4100多户居民和100多家单位搬走后，古城公园建成，园内保留了拆墙运动时留下的部分城墙遗址及护城河遗迹。

2003年，老城厢被正式纳入上海市中心城区的1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并同步编制《上海市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人民路、中华路沿线及护城河原址纳入保护范围，显示了上海正在越来越重视平衡城市更新与遗产保护。

消失的城濠，早已融入上海的城市血脉，成为理解上海“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关键线索。上海的城市变迁，正是在这样的兴废与传承中，不断书写新的篇章。



老城厢护城河一角 上海图书馆 藏

腌笃鲜

老上海的蔬菜罐头

1906年，英国侨商在上海泰来公司开设第一家蔬菜罐头厂，年产量几十吨，专供侨民和在上海的外国士兵食用。随后，上海民族资本家在虹桥路建立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厂(后迁军工路)，年产量近百吨。由于制罐蔬菜生产利润较好和消费需求量的增加，一些资本家纷纷仿效。到20世纪30年代，先后建立了泰康、如生、荣园罐头食品厂。制罐蔬菜的品种有青豌豆、青刀豆、榨菜丝、各类酱菜。当时加工工艺比较落后，加热用铁锅，杀菌用蒸汽，传送、包装全靠手工。到40年代末期，罐头蔬菜年产量为1733吨。

上海解放后，罐头蔬菜生产有较大发展，随着自行设计制造的青豌豆剥壳机的问世，原来手工操作变为机械操作。通过技术革新，加热、杀菌、冷却、包装、计量等全部工序实行机械化，逐步形成从原料到成品一条龙生产，大大提高了制罐劳动生产率，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年产量达20万吨。70年代，蔬菜制罐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年产量30万~40万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主要生产品种有蘑菇、蚕豆、刀豆、青豌豆、马蹄、番茄、番茄酱、雪菜、甜玉米、酸黄瓜、卷心菜、什锦蔬菜等。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厂的罐头蔬菜成为名牌产品。

1958年，上海食品工业科学研究所根据外贸需要，在上海罐头食品厂将罐头蔬菜多产的几十吨原料加工成慢冻型速冻蔬菜。1973年，外贸部在上海投资，从日本引进设备，新建江桥脱水厂(后改为华东速冻食品厂)。1975年，市蔬菜公司所属加工二厂(后改为天丰速冻食品厂)，由上海市第二商业局支持、自行设计、制造国产化速冻装置。70年代，共生产速冻蔬菜2.2万吨，95%用于出口。80年代，速冻蔬菜产品逐步成为上海城市居民所接受，上海速冻菜也受到国外客商欢迎，因此，上海食品进出口公司又从国外引进两套速冻蔬菜装置，分别在嘉定马陆乡、松江新桥乡建立新厂，使上海速冻蔬菜的生产量增加1倍。80年代，生产出口速冻蔬菜3.9万吨，内销量也逐步增加。速冻蔬菜的品种增加到30多个。

(摘编自《上海农业志》)

解秋日报 连载广告

刊登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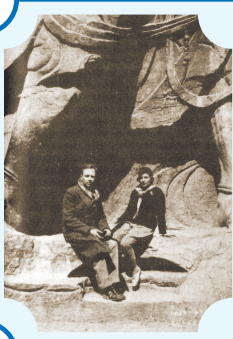
-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021-22898598

教授“拜山”，土匪放行

天黑了下來，伸手不見五指，還不見李繼侗教授的踪影。學生們焦急起來，有幾個學生到伙房借了一盞馬燈，每人摸了一根柴火棍，要到四近荒野去找。黃師岳攔住了他們，“別急，別急，李先生‘拜山’去了”。直到深夜，李繼侗終於回來了。他上穿黃皮夾克，下穿馬褲，腳蹬爬山膠鞋。這位生物學家儼然像個考古學家。大家都知道，這位“有洞必鑽”的教授常在野外採集標本，胆大心細，還不時同鄉野各種人打交道，頗了解江湖上的事。是他自告奮勇前去同土匪談判——行話叫“拜山”。到了那邊，幾個土匪一直上下打量，目光盯着他的背。李繼侗早就預料到可能會演出這場戲，於是不露聲色地介紹：“學生迂校，穿的是在校軍訓時的黃制服。從長沙出發時，為防一路雨雪，每人還發了一把特制的大油紙傘——就像我身上所穿的這把。”原來，昨天黃昏，土匪探馬在他們路過之處偵察，錯將他們當軍校生，把擋風遮雨的家伙看成“漢陽造”。李繼侗干脆背着“家伙”繼續彩排。他講明師生要過路的緣由，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并表示，對方如能“高抬貴手”，自己也會按對方最喜歡的方式“意思意思”。經討價還價，最後以步行團可承受的低廉代碼成交，留下了一些銀圓，土匪終於答應放行。

但另一些“草頭王”人多勢眾，認槍認錢不認人，別說步行團，就連中央軍校武裝學員也視如草芥，更不用說地方保安團。步行團到達一個叫涼水井的地



中國情緣 費正清和他的朋友們

陳宇 著

方。正好過境的中央軍校千餘名學生先到，占用了所有的住房，步行團只好投宿在附近山邊小村。入夜，正想休息下來，忽然傳來消息，有萬餘名土匪正朝這邊運動過來。黑夜里，四圍情況不明，步行團退避維谷。為不引起土匪注意，住地所有燈火全都熄滅，不准發出任何聲響。大家連咳嗽都用手掌捂住嘴巴。師生們幾乎是屏住呼吸，提心吊膽挨到天亮，才小心翼翼地繼續前行。過了一天傳來消息，那群中央軍校的士官們被湘西最大的一個姓陳的匪幫全繳了械。

步行團繼續前進，到達辰溪縣。剛剛歇息下來，就聽到附近槍聲大作。原來離縣城不到十里的地方，一千多名土匪正在同保安團激戰，縣長也不敢收留師生們。第二天拂曉步行團出發時，縣長早已溜得不見踪影。于方彥見黃師岳在隊伍旁催大家緊緊跟上，不要掉隊，趁機調侃道：“團座，咱們中國，真是國中還有國！張主席的手諭，離長沙越遠就越沒力氣了，好像到了外國。”黃師岳苦笑說：“當下最要緊的是動腿，不是動嘴！”

十四拐”時，大家都是採取“截彎取直”法，走兩彎之間的山坡，省了許多時間和力氣。唯有曾昭抡與他人正相反，他堅持“路怎麼彎，腳就怎麼走”的原則，絕對不越雷池一步。所有人都下山集合並繼續前進了，他才走完山道的五分之一。黃師岳不放心，耐着性子在山脚等，只見山嵐霧氣間一個人影踽踽独行。黃師岳心里自嘲咕：這個曾國藩的後裔，怎麼連半點時間與速度的觀念都沒有？想當年，曾國藩創建湘軍，治軍有方，湘軍作戰神速勇猛，為清王朝立下赫赫戰功，而黃師岳等了半天，才見曾昭抡慢吞吞從“天”而降。那年代，知識界的時尚是互稱“公”或“老”，黃師岳生氣地說：“我說曾公啊，要像你這樣速度走呀，當年曾文正公帶兵行軍打仗非戰敗仗不可！”曾昭抡不示弱地回敬：“他老爺子要到我實驗室來，非砸鍋不可！要知道，化學實驗中，跳過一個環節就要鬧出大問題。再說啊，回看我上山下山的路，都是優美飄逸的曲線；而他們，用四肢爬着上山，然後嘩啦啦一沖而下，都是刻板枯燥的直線，乏味透了！”對於曾昭抡的固執，連聞一多都有些不滿了。在步行團里，他倆實在有點歡喜冤家的味道。聞一多不時也會數落一下曾昭抡走得太慢，拖全團的後腿。曾昭抡則馬上反唇相訊：“走直路我就把您老兄遠遠甩在後頭了，对不对？”(許多人不知道，曾老夫妻喜歡一項洋運動，他是網球冠軍，腳力遠強過聞一多。)雖然兩人不時會抬槓，但共同經歷過這段艱苦的生活，使他們日後的情誼平添了一層患難與共的色彩。

步行團出發快兩個月了，離長沙已有兩千多里，走過了二十幾個縣近千個村落。草鞋換了一雙又一雙，大家瘦了，體重輕了，但人人都有收獲。

(九)

連載